



文化地标——虹桥。
江苏扬州的修禊



明代钱穀《兰亭修禊图卷》局部。

古人迎春满满仪式感

岁时春启，仪礼相迎

张意薇

当我们习惯于在朋友圈里“云赏花”，在忙碌的间隙匆匆瞥一眼窗外的绿意时，是否曾想过——古人是如何郑重而热情地迎接春天的？没有相机修图，却用彩纸装点花枝；没有社交媒体，却在曲水之畔以一觴一咏唱和心声；没有“周末短途游”的概念，却有倾城而出的踏青扑蝶、簪花饮酒……那些时光深处的春日习俗，藏着中国人对自然最深情的凝视，也藏着我们曾经拥有、却渐渐遗忘的——与春天共生的方式。

花朝节：护花、扑蝶、挑菜

花朝节，又称“百花节”“花神生日”。其历史可溯至晋，周处《风土记》中已见“花朝”之称。唐代，花朝节跻身民间岁时八节之列——唐太宗曾设挑菜宴，武则天令宫女蒸制百花糕赏赐群臣。宋代增添了扑蝶会、花神灯等雅趣。游春赏花、扑蝶挑菜、簪花赏红、食花饮酒……人们在这一天以各种方式拥抱春天。宋代词人朱敦儒在《雨中花慢·岭南作》中追忆故国胜游，一句“洛浦花朝，占断狂游”，道尽当年花朝节里的快意；蒋捷在《高阳台·闰元宵》中以“醉醺醺，不记元宵，只道花朝”之语，称花朝的醉人春意或盛于元宵的灯火。

花朝节的风雅，一在护花祈愿，一在游春赏玩。在唐代传奇中，洛阳隐士崔玄微为护百花免受风神摧折，立朱幡于苑东，后人称之为“护花幡”。效仿此举，“赏红”演变成为一种护花祈愿的仪式。每逢花朝节，无论宫廷还是民间，女子剪下五色彩纸或红绸，系于花枝之上，既为花神祝寿，亦为百花祈福。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长安二月间，士女相聚，扑蝶为戏，名曰扑蝶会。”文人雅士结伴出游，于花丛间追逐彩蝶，尽显花朝浪漫。民间还有“挑菜”之俗，三五成群到郊外挖野菜，既饱口福又享春光。元代诗人黎伯元《花朝（其二）》写道：“供饌晨挑菜，分泉午试茶。”清晨采野菜，午后烹新茶，日子平淡而惬意。明代谢缙有诗云：“南郊春色好，况复是花朝。佳兴随时偶，清游不预招。”呼朋引伴，随兴相约，花朝游春的洒脱自在跃然纸上。

此风至岭南，更添别样风情。明代欧大任有诗“岭外花朝花事齐，故人载酒满江堤”，花朝胜景，尽兴方归。广府人家以素馨、茉莉悬于襟前帐钩，幽香经日。素馨形似茉莉，香气氤氲，尤得岭南人偏爱。明代海南诗人唐秩（号海天孤鹤）曾留下一首颇为有趣的《与友人乞素馨花》。他称自己“爱伴清香养此情，只因性懒却空庭”，明明喜欢花香，却懒得打理，导致院子里光秃秃的，待到“名园雨罢风光好”，终于按捺不住向友人“乞”几朵素馨花赏玩。文人之间以花相交，透着风雅和闲适。

修禊：暮春时节，曲水流觞

如果说花朝节是二月的繁花盛宴，那么农历三月三的“修禊(xì)”，便是暮春时节的一场水边洗礼。这一古老习俗的源头可追溯至周代的“祓(fú)禊”。《风俗通》有云：“禊者，

洁也。”“祓”为祓除灾祸，“禊”为修整洁净，二者合一，便是在水边洗濯，表达祓除疾病与厄运的愿望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“祓”的色彩逐渐褪去，“禊”的意涵却日益彰显。在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中，祓禊超越单纯祭祀，演变为一场盛大的春日欢会。诗中描绘的场景，不仅是青年男女手持兰草、祓除不祥的庄重仪式，更是一曲男女相会的自由恋歌。他们在春水之畔互动嬉戏，互赠芍药以定情，将对爱情的向往，融进暮春的碧波中。

至魏晋时期，这项全民参与的民俗活动，悄然演变为文人雅士临水宴饮、吟诗作赋的雅集。东晋永和九年(353年)暮春之初，大书法家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。他们列坐于清流激湍之处，行“曲水流觞”之仪：酒杯顺流而下，停在谁的面前，谁便取杯饮酒，即兴赋诗。王羲之挥毫写下著名的《兰亭集序》，文中充满对生命、自然与宇宙的哲学思考。从此以后，“兰亭修禊”成为后世文人心中永恒的浪漫图腾，曲水流觞也成为一种风雅象征。

数百年后，修禊雅集沉淀出更为深邃的哲学意味。北宋苏轼于密州任上，在暮春时节与同僚、百姓“泛曲水”，满城争睹其盛。然而，面对“卧红堆碧”的春景，苏轼却生出“到如今、修竹满山阴，空陈迹”的感叹：纵有当年列坐之人的豪逸，终敌不过时间的冲刷。这种在热闹中见冷寂、于欢宴中悟无常的思考，包含着作者对生命的体悟。明代中期，在京为官的丘濬，亦曾置身“水边脩(通修)禊丽人多”的喧闹盛景，却于门巷无人处，持守一份自甘寂寞的孤高。丘濬一生清廉自守，其诗将“郊外踏青游客醉”的闲适与“门巷无人自啸歌”的冷寂相映，恰是其不随流俗品性的写照。

清代，扬州红桥(后改称虹桥)成为修禊文化的新地标。康熙年间，王士禛、孔尚任等人先后在此发起修禊雅集，汇聚名士、唱和诗文，延续兰亭文脉；乾隆时卢见曾更是邀集众多名士，依韵相和者达七千余人，时人绘有《虹桥揽胜图》以记盛况。纳兰性德曾依韵和王士禛《浣溪沙·红桥》，写下“无恙年年汴水流”的名句，其对红桥景物的咏叹，蕴含着对古今兴亡、风雅传承的思索。

南越王赵佗曾在越秀山筑台修禊，从此中原上古礼与岭南风情交融，形成独特的“三月三”岁时文化：广州荔湾，每逢上巳，人们沿水岸赠花送草；粤北清远连山地区，人们聚于歌墟抛绣球、唱山歌；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“三月三”，长桌宴、簸箕饭、鱼茶、山兰酒等特色美食与宴席形式，向世人展现了独特的民族风

情。可以说，“三月三”已成为一种非遗活态春景。

“鞭春”：谷物流出，祈愿丰收

古时海南的习俗“鞭春”，也叫“打春牛”。立春日，以土塑牛，腹藏五谷，鞭破之后谷物流出，寓意五谷丰登。苏东坡谪居儋州时写下“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”，将鞭春习俗与海岛的浩荡春风融于一体。那“无限春风”，让土牛与犁杖不再只是农事符号，而成为天地开阔的洒脱意象。

中和节由唐德宗于贞元五年(789年)设，定于农历二月初一。皇帝“御耕”，以为农事表率；百官进献农书，传文教薪火。民间还会祭神、吃糕点，可惜中和节根基不深，宋代以后渐被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取代。

春社是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(公历3月上旬至中旬的一天)，是祭祀土地神、祈求丰收的日子，其历史可追溯至殷商。这一天，古人杀猪宰羊，分肉聚饮，鼓乐喧天，常大醉方归。唐代诗人王驾的诗句“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”写尽了那份酣畅。如今，春社只在偏远乡村偶有留存，不复当年盛况。



寒食(公历4月3日至5日的一天)一般在清明前，相传为纪念介子推而设。古时，这一天家家户户不生火，只食冷饭冷菜，子推燕(燕子形状的面食)、青精饭(乌米饭)是特色吃食。山西介休的寒食清明习俗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。在介休的方言中，“燕”读作“念”，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当地人不仅制作食用子推燕，还用柳条将其串起来挂在门楣上，表达对介子推的怀念。“十年蹴鞠将雏远，万里秋千习俗同。”蹴鞠、秋千本为寒食旧俗。有说法认为，寒食禁火冷食，人们便以这些运动活动筋骨、舒展身心，亦为春日添趣。如今，踢足球、荡秋千虽是春日活动，但很少人将其与寒食节联系起来。

古时的各种春日习俗，藏在诗词的字里行间、方志的泛黄纸页里，它们是我们的祖先“打开”春天的方式，也流淌着重农尚文、天人合一的思想。

北京举办立春文化活动，几位小朋友手持花枝体验“打春牛”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